

# 伊朗：一些正在离开的年轻人

李镜合 李镜合 2019-11-03  
15:02

伊斯法罕

离开伊朗之后，知道就很难再见到伊朗人了。但回到加拿大之后又想起来，似乎在伊朗遇见的伊朗人经常能和加拿大或者其他一些移民国家有一些关系，要么已经有亲戚在这边，要么自己就在动身或者准备前往加拿大的途中。

统计里说加拿大到2016年有接近20万（约17万伊朗裔，还有接近4万人有伊朗血统）的伊朗移民，绝大多数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移民而来的，而且现在是传统移民群体（中国，印度，菲律宾）之后增长速度最快的新移民。

我读书的时候班里有伊朗同学，每年都至少有一个，可能是知道学校里有契合他们的项目，或者即使没有，也想要通过这个项目先到加拿大来，之后的事情再说。我毕业的那一年，新进来一个叫马赫迪的伊朗同学，年纪已经不小了，之前学的是工程，已经在伊朗工作几年了，又申请来加拿大读书，还是文科，带了自己的妻子，只不过他妻子因为签证问题，要比他晚到一学期。或许是为了学术，或许最终还是为了移民加拿大。我同一年入学的有一个伊朗女同学，她是同性恋，肯定不会回去伊朗的，在学校里兜兜转转已经读了好几年了，我毕业的时候她又读了一个硕士，我们都知道是因为她只有保住学生的身份，才能继续留在加拿大，然后再一边想办法办理移民的事情。比我早入学的也有一对伊朗夫妻，男的叫哈迪，在另一个学院，女的叫萨义德，毕业之后搬过去多伦多了，接着读书。我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多伦多有一个很大的伊朗移民群体，还被他们称为“Tehranto”，一方面多伦多有各种各样的移民群体，另一个方面我在多伦多的时候确实没太注意到，可能因为疏忽就把他们和阿拉伯裔或者其他穆斯林群体混一起来了，就像加拿大人其实也不是特别在意日本人韩国人和中国人这些区别一样。

有多少伊朗人在海外呢？有多少伊朗人准备前往海外呢？

---

1

离开伊朗的那天，我从市中心坐地铁去机场，在伊玛目·霍梅尼地铁站换乘等地铁的时候，一个男人走近和我说话，我说我不懂波斯语，问他会不会英语，他吱吱呜呜，配合着让我非常困惑的似是而非的表情和神态，我心想他是不是刚抽了大麻（我在伊朗的经历告诉我这并不罕见）现在饿了想问我要钱，就警惕地保持了点距离，上了地铁之后发现他也是往机场方向。

然后在等去机场的火车的时候，靠着谷歌翻译和他聊了会儿，也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

他说他要去德国，先坐飞机去伊斯坦布尔，然后再去德国，他有家人在德国。问我怎么买机票。

我诧异，说你还没买机票啊就来机场？然后问那你有德国签证么，申根签证？

他完全听不懂。

我说你没签证的话，是不会让你进入德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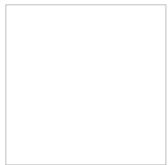
他说他是警察，然后小心翼翼从兜里掏出警察的证件，好像是告诉我有这个证件就没问题，现在问题是机票。

我还看了他护照，出生在德黑兰，但是阿富汗裔，可能是父母移民过来的。

我很困惑，说我不懂这个，可能你的警察证件会管用吧。但我心里觉得他已经在做一些自己都不明所以的事情吧。

我甚至觉得他是在开玩笑而已，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些伊朗人要离开这个国家时的兴奋，也看不到因为出境时怀着永不回来的秘密时的故作镇定，他就一直很放松地坐在椅子上，对周围保持迟钝的反应，在对签证一无所知而且机票也没买的情况下，和我一起等待一列开往机场的火车。这不是屡次失败之后绝望的尝试，也不像是一时兴起决定要离开，我理解不了。

到了机场我们就分开了，不知道他如今身在何处。



机场到德黑兰的轻轨上，他是伊拉克人，还叫醒我给我指路

## 2

他至少还有护照。在伊朗成年男性有接近两年的兵役期，服役结束才能申请拿到护照。在卡兹文（Qazvin）的时候，住在哈迪家，他没有护照，因为他不想服兵役，但他又计划着通过其他渠道拿到护照，然后就出国，再也不回来，他有亲戚在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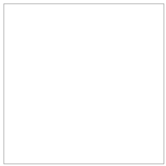
在中东这个历史上就动乱不堪的地方，附近几个国家都有强制兵役，从阿塞拜疆到格鲁吉亚，从亚美尼亚到土耳其再到伊朗，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支持服兵役的年轻人，每个人都在痛苦地等待开始和完成，或者想各种可能的办法逃避。在伊朗西部的Kermanshah，住在艾马尔（Amar）家，他是逊尼派的库尔德人，说除了前三个月在部队训练之外，之后就被分配工作，他就在Kermanshah做交警，每天就是检查路边的违章停车，而且薪水可怜，“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在里海边上的Rasht，认识的侯赛因说他在南部的科尔曼（Kerman）一个警察的档案室工作，每天就是看那些文件，“是挺无聊，有时候会发现有意思的凶杀案啦。”在伊斯法罕贾玛清真寺见到的穆罕默德也正在服兵役，在清真寺做一些安保工作。这样的话服兵役更像是给政府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吧。

他们现在完成兵役了，可以申请护照了。

艾马尔刚刚过了博士入学考试，要去德黑兰读博士了，但他想去国外读书，“至少去一学期交换看看啊。”他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有一个正在读伊斯兰神学博士的父亲，他和他父亲是我见过唯一完成每日礼拜功课的伊朗人。

他和他的女朋友已经相恋五年了，但他们彼此的父母都不知道，因为他们两个一个是逊尼穆斯林，另外一个是什么叶派。

侯赛因正在准备申请加拿大的计算机博士，希望未来能到温哥华读书，然后移民留下来。我去的时候他正在准备雅思考试。我还和他一起去了他的一节英语口语课，遇见一个才大一的男孩子，也早早筹划要出国了。



搭车去Kermanshah

3

哈迪也不喜欢伊朗，他的几个朋友也是，和我见过的很多伊朗年轻人一样，尤其讨厌这个宗教政权，“fuck mullah”，路上遇见毛拉的时候，他们用英语和我说，声音低下来。

我遇见的几乎不说英语的伊朗人，也能用一些英语负面词汇和我表达对毛拉的厌恶或者憎恨。在卡尚（Kashan）的时候，我在找去巴扎的路上走错路，一个伊朗大叔从旁边的屋子里出来，让我进去喝茶。房子对面就是一个小清真寺，房子里还有另外两个大叔，然后中间有一个什叶派穆斯林用来礼拜的神龛，屋子里也挂着伊玛目侯赛因的画像，他们好像就是负责对面那个清真寺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不说英语，只能用谷歌翻译片段式的交流，听到那个邀请我进来的大叔说，“mullah, bad!!.”

刚好是祷告的时间，旁边那个一直给我倒茶，给我饼干的大叔，在屋子里的一角跪了下来，面对麦加的方向开始礼拜。“mullah bad!”他的朋友在旁边重复。

信仰和执行信仰，似乎是两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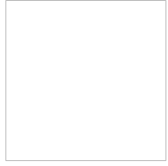
卡尚离Qom不远，那里是伊朗伊斯兰教的学习中心，培养伊斯兰教经师和宗教领袖的地方，我到伊斯法罕的时候和朋友阿曼德说，我本来计划也想到Qom看一下的，阿曼德一脸厌恶地说你去那里干什么啊，only fucking mullahs there! 在伊斯法罕住在阿曼德家里的时候，听到太多他和他朋友调侃毛拉的笑话了。

这些年轻人说这些毛拉完全不懂国家运行却掌握权力，把这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而且他们自己还中饱私囊，又心口不一，说着反西方，但“我们的毛拉都有两本护照哦。”

我说听着不陌生。

路过伊朗西部的Khorramabad，Reza带我一起和他的朋友们去山里野营，进山之后沿河两岸都是避暑而来在野餐的伊朗人，知道有一个国外人在这里之后，常常让我过去和他们一起喝茶吃东西，好奇地拉着我聊天。大家似乎总是乐意看到一个完全无辜的外国人学说本国的脏话，他们提到霍梅尼，然后用波斯语教我一些脏话，和霍梅尼这个名字连着说，然后哈哈大笑，可能是因为我拙劣的模仿，或者仅仅是这些表面上大逆不道的话出自一个外国人之口的荒诞感。也许对于伊朗人来说，霍梅尼这个曾经的超级领袖，这个画像现在在任何公私场合都能看到的

人，这个在79年伊朗革命前后甚至让很多伊朗人相信从月球上都能看到他的形象的伊玛目，一些伊朗人即使痛恨，也不能如我一般毫无顾忌地说出来。我相信只要我一直说，他们能不知疲倦地笑下去。



和Reza他们一起在山里

4

除了护照之外，哈迪还要赚钱才能出国，因为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伊朗的货币里亚尔严重贬值，让伊朗人出国的经济压力倍增。哈迪失业之后，现在全职开出租车，用Snapp，伊朗版的滴滴优步，一天最多也就赚个10欧。阿曼德之前在广州工作过，现在也回伊斯法罕了，他说因为货币贬值，签证费用都已经负担不起了。

从德黑兰到伊斯法罕到设拉子，兑换货币的地方总是人满为患，有换钱的商店，去晚了店里的钱就换完了，更多的是黑市商人，左手进右手出的赚一些对这个国家经济毫无裨益的快钱。

我在亚兹德(Yazd)的时候住在Mojtaba和Neda家里，他们说他们正在准备申请移民加拿大，伊朗已经待不下去了。Mojtaba是一个大学建筑学系的助理教授，Neda也在大学教书，一边完成博士学位。他们说伊朗货币和经济制裁之前相比，现在已经贬值到三分之一了。他一个大学老师，之前一个月算下来能有六百欧，现在就两百欧，“两百欧怎么过啊？”他问，“别说出国旅游了。”他们当时正在准备第一次去欧洲的旅行。

他们问了我好些移民加拿大的事情，我以为他们已经计划很久了，而且学历经验都有，应该不会是大问题，但Mojtaba打听一个移民项目问在餐厅打工也可以移民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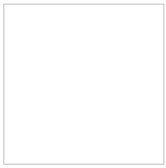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心里难过，你是大学老师啊，为了移民真的要这样不计代价么？

我问他之前没有移民的打算么？他说有，但是之前不行，因为移民申请材料里的学位证书不在他手里，而是政府拿着。在伊朗读书一直都免费，大学也是（所以伊朗人普遍学历都很高），但毕业之后要工作完成相应的服务期，这和中国拿留学基金委出国读书回来之后也要在国内工作一定时间类似，他说他博士毕业之后，工作到现在，刚好可以把学位证书拿出来，现在已经拿去公证为移民材料做准备。“公证费也不便宜啊。”他说。

还有移民要用的雅思考试的钱，这些用国外货币计算的费用此时对于他们都是不小的负担。伊朗人为了节省费用，一次通过考试，国内有一个雅思的模拟考试，说是几乎一模一样的，但是费用便宜很多。

我在他们家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忐忑地等待申根签证的结果，作为一个中国人，能体量他们出国申请签证提心吊胆怕被拒签的痛苦，他们学建筑的，一直想到意大利看看，我说意大利很好，在西欧算便宜的了，不会让你们有太多不能承受的花销。他们如愿拿到了，但机票需要用信用卡买，也因为制裁，伊朗的金融系统和国外没有关联，这里也没有visa, mastercard，我用自己的信用卡帮他们订了票。他们又问了我一些入境时候的问题，因为是伊朗籍，他们格外小心，毕竟失败一次的成本太高了。为了便宜的机票，他们要从亚兹德到德黑兰，然后从德黑兰经过亚美尼亚到格鲁吉亚，然后从第比利斯到Kutaisi坐飞机，回来也是如此，我走过其中的一部分，那是一条漫长的路途啊，仅仅是为了赶便宜的航班。

后来收到他们的消息，说他们已经顺利完成欧洲的旅行回到亚兹德家里了。



亚兹德，琐罗亚斯德教火庙下边的一个蓄水池

5

我到了南部的设拉子之后，曾想过要去西南部距离伊拉克不远的产油区Ahvaz看一下，那里有之前在土耳其认识的伊朗朋友，但看到接近50度的气温就打消了念头。但在伊朗的最后两天住在德黑兰阿里的家里，他说他家乡就是Ahvaz。

不意外，阿里也在准备申请留学并且最终移民到加拿大。

在伊朗的一个多月里，加拿大意外成了一个频繁被提起的词，这个遥远寒冷的国家，因为外交关系，加拿大人和美国人一样进入伊朗需要满足特殊条件，但因为自己国家的困境，成了许多伊朗人要去的方。我在Hamedan，一个游客很少光顾的地方，下午在一个公园里坐着休息，然后起身要走的时候，一个大叔用日语和我打招呼，我说我是中国人，然后坐下来聊天，他英语不错，问了发现之前在美国住过十几年，告诉我他有亲戚在加拿大，然后他自己的儿子也马上要到卡尔加里读书了。刚到德黑兰的时候，住在一个朋友的朋友家里，他是法国人，但住在他伊朗女朋友家里（他们已经结婚了，因为帮女方移民法国的需要，但女方的家庭还并不知情），他女朋友的妈妈听到我住在加拿大，拿出来她妹妹的照片说，她妹妹就住在多伦多。我在德黑兰的Malik博物馆看一个有关古波斯地图的展览，只有我一个人，然后一个男的走过来和我打招呼，说他是这个展的负责人，交换信息之后他说他马上就要去加拿大了，一个学习项目，我在灯光暗淡的展厅里看到他兴奋之情熠熠生光。这些毫无预料的巧合，让我怀疑这个人口差不多八千万的国家里，还有多少人和加拿大或者其他海外国家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

可能因为家里相对富有，阿里有着相比大多数伊朗人要丰富的出国经历，“但之前申根签证被拒了，欧洲还是去不了。”他抱怨伊朗的护照根本没什么用，这也是他想移民的一个原因，我说中国的也不好，他说这世界太不公平啦，羡慕那些德国人法国人还有加拿大人，我想起来在伊朗境内看到的不少的阿富汗裔移民或者难民，说是啊，总有更惨的吧。在想要出国的这个人群里，阿里是幸运的，毕竟他的家庭可以支付他在加拿大学习和生活的费用，那对如今经济困难时期的很多伊朗人来说是个巨大的负担。



diaspora today, instead

这个有着漫长历史和文明，值得让伊朗人骄傲和捍卫的国家，如今却让这些愿意，渴望或者被迫离开这个国家的

年轻人失望了。

伊朗萨法维王朝时期的诗人Saib Tabizi曾长期生活在印度，因为相比萨法维，莫卧儿帝国更热心波斯诗歌，他的一首诗写：

Our homeland has hurt our disillusioned heart  
Our amber has a bloody heart from Yemen  
Do not sigh remembering your homeland for it is  
The same homeland that gave not even a garment to Joseph.

我记录下来，因为也困惑。

